

# 当时代的灰烬落在你我交缠的躯壳上——浅谈《广岛之恋》

原创 Elena  
Xiang

忍冬自选集

2020-03-13  
00:19

在广岛

对于战争的初记忆要追溯到很久以前：很小那会儿一个夏夜，蝉鸣不停，父亲将我抱在腿上看完了一部动画电影《萤火虫之墓》；装不满的半罐米，流离失所的兄妹，和飞机轰炸下地窖里细碎落下的灰，我的心塞满了语言，开不了口，思品课本上呲牙咧嘴的战争施暴者和抱着娃娃饿死的蘑菇头小女孩交织，分裂，颠倒着。

父亲看完，跑去阳台抽了根烟，回来同我说：“你看，战争里每个人都可怜的。”

电影《萤火虫之墓》

后来再看与战争有关的文艺作品，总不免想起这句话。

今天想谈一谈1959年阿仑·雷乃所执导的法国电影——《广岛之恋》。

电影的片名像一个宏伟的命题，让人觉得或许是一对男女以广岛为背景的旷世绝恋，爱情被历史染上浓厚色彩，诸如此类的题材，实则却不然。

故事内容很简单：一个法国女人和一个日本男人在广岛这座城市发生了一段露水情缘，日本男人深觉自己爱上她，恳请她不要乘坐明天的飞机回到巴黎。

一天内，在穿越广岛大街小巷的一次次跟随与拒绝中，法国女人逐渐吐露心声：原来她曾在家乡内韦尔和一位德国军官相爱，战争结束后，德国军官被冷枪打死在约定私奔的地点，而她因为这段违背伦理道德的爱情被剃光了头发，关到地下室紧闭，终日沦陷在疯魔中。许久后的一个夜晚，她的母亲给她了点钱，她从此离开了内韦尔。

镜头转回广岛，日本男人任然不断恳请她留下，法国女人惶然的走着，最后，他们回到了影片开头温存的旅馆，凝视着对方，她对他说，“广——岛，这就是你的名字。”

结尾处的剧本

《广岛之恋》的编剧是笔者个人非常喜爱的法国新小说派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影片中也带有鲜明的个人色彩：在从未出现名字的男女主角，印象化的记忆，和以疯魔与婚外恋（男女主均有家室）的题材选择上可见一斑。而《广岛之恋》作为法国左岸派和新浪潮派电影的代表作，在处理故事的手法上也独树一帜。

先简单介绍左岸派电影：左岸派（le [Rive\_Gauche]）是1950年代末出现在法国的一个电影流派，因主要导演都在巴黎塞纳河的左岸（即南岸）拉丁区的文艺社团活动而得名。

“左岸派”的概念最早由《正片》杂志的罗热·泰耶尔提出，因与“新浪潮”同时出现，故经常与新浪潮并提。由于左岸派导演中有许多是“新小说”流派的作家，故左岸派也称“新电影”。左岸派导演和《电影手册》派的导演有着很大的不同：

1. 左岸派导演们只把专为电影编写的剧本拍成电影，而从不改编文学作品。
2. 他们一贯把重点放在着重描写人物内心的活动上，对外部环境则采用纪录的方法。
3. 他们的电影手法很讲究推敲，细节上都要仔细雕琢。
4. 他们的是影片具有更为浓重的现代派色彩。“左岸派”又被电影又在法国被称为“作家电影”，意既由文学作家拍摄的电影。

左岸派导演 阿伦·雷乃

第二点在影片开头便得以体现：影片的第一幅画面是男女交缠的肢臂，头被截去，他们紧搂着，肌肤上沾满了灰烬、雨水和露珠，像沙漠中粗粝的流沙。

背景音逐渐响起，是一对情人的耳鬓厮磨，法国女人却用一种异常冷静平缓的语调阐述着她在广岛的所见所闻。

遭受原子弹重创后的广岛的印象随之像纪录片一样缓缓流出，碎片化了的回忆：一个妇女在奄奄一息的儿女身旁祈祷，渔夫将遭受辐射的鱼千万吨埋在地下，示威群众的游行队伍无声抗议者...这些画面像幻灯片一样逐张放映，无声的将人拉进这个绝望的背景时代。

此处，男女情事与核武器重创的juxtaposition让人眼前一亮，拉近了读者与战争背景之间的距离，广岛所遭受的原子弹不再是几行字，几个数字，而是印象化了的，有温度的记忆。

杜拉斯在剧本中写道，“这亵渎的追忆，都是故意安排的。人们到处可以谈论广岛，甚至在偶然相遇而一见钟情的男女之间，在他们发生私情的旅馆的床上。影片中这两位真正热恋的男女主人公的身躯，使我们想到了这一点。如果有什么亵渎的事情，真正的亵渎行为，就是广岛本身。没有必要虚伪和回避问题的实质。”

这一观点和笔者最近在读的很多黑人文学作者（Du Bois, Alian Locke...）提出的诉求有所相似：黑人群体不应该被看作一个社会问题或者某种政治符号，因为他们是活生生的人。

同样，战争也不应该被束之高阁，避而不谈，作为一个宏伟的命题被掩埋在时代的洪流下，人们需要谈到战争，不只是在高深的历史讲坛上被滔滔不绝的讲述者提及，而是作为印象化，有温度的回忆被不断重温，不断反思。

回到电影本身，对位的手法在中后期不断被运用：两个城市，两段时间，读者在广岛与内韦尔，过去与现在之间不断穿梭，渐渐打开一个被时间尘封的故事：一段不被世俗所允许的恋情，她爱上了她国家的敌人。

这一类题材其实并不陌生，有一部我非常喜欢的1942年的老电影《沉静如海》（《Le Silence de la Mer》）讲述的也是相似的，法国少女爱上了德国军官的故事，我始终认为这样的题材是一种反抗，用爱情（人最柔软浪漫的一种感情）对于战争这一反人道主义的历史事件的反抗。

而《广岛之恋》相较于《沉静如海》，更侧重于战争结束后忽然被释放的群众对于无辜受害者反过来的打压与囚禁，而剃光头这一举更让人想起《西西里的美丽传说》，爱国主义变成暴力实施者的矫饰借口，杜拉斯在此处写道“他们仔细地把她的头发剃得精光。他们认为，把女人的头发好好剃光是他们的责任。”

整部《广岛之恋》的母题是记忆与忘却：在法国女人身上，是当她离开内韦尔，逐渐忘却爱人逝去的回忆，在多年之后来到广岛却发现从未真正忘记；在广岛身上，是人们在遭受原子弹的轰炸后，如何脱着这份悲痛回忆，或是暂时忘却回忆以逃避痛苦，从而再不断向前；在全人类的身上，是历史不断带来战争与痛苦，人类却好像从来都不记得什么。所以记忆与忘却从来都不是相对的，他们交织在一起，点缀着人类历史的长河。

写完这段，只觉感同身受，今天是2020年3月12号，这场疫情浩浩荡荡了两月有余，对于有幸生在和平时代的我们，这就好比战争了。

看了许许多多，一种厚重的情感凝结在我心里，是历史责任感吗？我想我是想写点什么的，却说不出来，记忆与忘却的主题在我脑海中翻滚着。

我合上电影剧本，封皮上赫然印着“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写不出，什么也说不了。真的，正是因为无能为力，才有了这部电影。”

我也好像凝重的释然了。（完）

感谢阅读，《广岛之恋》这部电影虽然只有短短一个半小时，但因镜头的凝重感与叙事的缓慢性，看起来会有些干涩，看了我的影评后实在非常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找到全片观看（b站就有资源）。

欢迎转发与后台交流～前几日和朋友吃饭，从地铁走出来猛地看到常德公寓，想到这是张爱玲的故居，有一种奇异的感动。近一段时间都在重温张爱玲的小说与散文，觉得能够忙里偷闲沉浸在她的词藻中，实在是非常幸福，后期可能会视情况出些张爱玲作品的品读。

谢谢支持，希望大家身体健康，保持快乐～